

狄更斯与老舍创作中人道主义之比较

卢 丽 萍

(湖南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 湖南 永州 425006)

[摘 要] 狄更斯和老舍的作品遵循批判现实主义原则,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展示了下层民众的悲苦生活。文章试图在探究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起源基础上,对他们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加以比较,从人物描写,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在情节安排上的悲喜剧几个方面来探索他们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 狄更斯; 老舍; 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 J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2-0092-03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西方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本源是人文主义(Humanism),是从拉丁文 Humanitas(人道精神)一词延伸而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 14 世纪初至 17 世纪初的欧洲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个性解放,肯定现实生活,他们认为人有追求幸福与个人自由的权利。人性既是他们理想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理论的依据。人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剥夺它。

老舍与狄更斯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大师,他们的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沉痛地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都流露出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么狄更斯与老舍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何而来呢?他们人道主义精神有何异同呢?本文通过对狄更斯和老舍作品中体现人道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以期在比较视野下对他们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有更为清晰的了解。

一 狄更斯与老舍的人道主义思想成因

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恰恰是他本身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真实反映。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的不幸经历给狄更斯留下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也使他对于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有了充分的了解和同情。由于他处于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一方面对贵族、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垄断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深为恐惧。他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他理解的人性是人类共同的属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他强调“人类之爱”,这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之一。

他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他幻想用道德感化的力量改造社会,使恶人良心发现,自动改过自新。正如法国文艺批评家、文学家丹纳所说:“狄更斯的小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行善与爱。”1859 年,狄更斯看到现实中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动荡不安,他预感到要发生变故。于是他离开自己熟悉的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生活,把目光投向了 70 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写下了《双城记》这部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的小说,借古讽今,暗喻英国现实中潜在的危机。该小说是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最集中的体现。

老舍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一样,他的创作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老舍年轻时曾在英国生活多年,正是在英国期间,受到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创作的启发,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最终走向了文学的道路。

而出身于没落旗族的老舍自幼家境困顿,熟识穷人的切肤体验,这不仅赋予了他对自身“穷人”的身份认定,而且有让他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对贫困及贫困压迫下的底层民众永远投注感同身受的温情目光,同时对于由贫困造成个体生命的物质匮乏继而精神幻灭的种种惨状,老舍每每都能够从生命的崇高求生的欲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义上给予描写与展示,这无疑已涉及到人道主义精神最为根本的范畴。检视老舍的文学创作,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已在其所描摹的社会,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并且奠定了老舍前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基调和基本风貌。

总之,在狄更斯与老舍创作中,富人不劳而获,为富不仁,任意剥削、压迫穷人,却过着逍遥自在,奢侈荒淫的生活;穷人拼死拼活地劳动,反而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鲜明的对比中,在对小人物生活的集中体现及对小人物命运的关切中,作家肯定了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肯定了人对幸福的追求,控诉了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流露出作家关心人民

[收稿日期] 2008-12-02

[作者简介] 卢丽萍(1976-),女,湖南双牌人,湖南科技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

疾苦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基本的思想倾向上,二人是相似的,但是,老舍与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却不尽相同。

二 狄更斯与老舍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之比较

虽然老舍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西方文化,甚至是受狄更斯作品的影响。但是两者的人道主义在创作中的体现却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以下拟从人物描写,对革命的态度,及情节安排上的悲喜剧展开分析。

(一)人物描写上的契合与相异

以老舍《月牙儿》为例,其中女主人公月牙儿原是一个受过教育,懂得西方“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女学生,然而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贫困将一个有知有识,有尊严有廉耻的女子从物质的死角逼入精神沦丧的深渊的巨大震慑力量。同样的堕落亦可在《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身上找到印证。事实上,无论是月牙儿母女的因贫入娼,还是祥子的理想幻灭,当这一幅幅由贫困直接导致的底层民众人格破裂和精神堕落的惨烈图景,被老舍毫无涂饰地展开时,一种触目惊心的痛楚会弥漫我们的心腑,我们方能真切感到,在老舍不动声色的笔墨背后蕴藏的对于穷苦大众发乎本真的人道主义关怀。

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我们以《双城记》为例,其中达内、卡顿是狄更斯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达内是侯爵的侄子,他自动放弃贵族特权,到英国居住,和马奈特医生的女儿露茜结婚,为了营救管家,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法国,被革命者逮捕,判处死刑。在他心目中,人的价值不是由权力、地位、金钱之类来解决的,更不能因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别人的尊严,甚至危害到生命,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贫民中的人物卡顿,是一个伟大的利他主义者。他有才华,有见识但却不为社会赏识。他深爱露茜,愿为她牺牲一切,但露茜却不爱他,最后他代替达内走向断头台,此举乃是展现人道主义最美的篇章。

当狄更斯在描写德发日太太,这个在《双城记》中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时,作者是把她们作为反面形象来刻画的。虽然作者对德发日太太家庭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她的描写,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一部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卓越智慧、才能和胆略。然而,在革命爆发后,作者把这个心里充满仇恨的“复仇女神”描绘成一个“嗜血女魔”。由此可以看出,狄更斯正是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同情受迫害,受剥削的下层民众,但是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他既反对贵族对农民的迫害,也反对革命胜利后革命群众对贵族的暴力镇压。

通过比较月牙儿、祥子与达内、卡顿,德发日太太的描写,我们发现,老舍与狄更斯创作中人物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的确有许多类似的地方。正如狄更斯一样,老舍笔下的人物都来源于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两位作家都对贫苦大众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在老舍的创作中,由于作者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所以创作中的人物多是小人得势,善良的贫苦群众反而沉沦了。而在狄更斯的创作中,为了宣扬惩恶扬善的主题,作者往往在最后让人物中的“好人”得到幸福,而“坏人”受到惩罚。

(二)对革命的态度上的异同

要分析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双城记》仍然是最有代表性的。在小说中,狄更斯并不讲述革命史。他只要捕捉那一时代的气氛,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宣扬“勿以暴力抗暴”的人道主义思想。尽管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腐朽社会的阶级矛盾及社会昏暗,无情鞭笞了封建贵族的荒淫无度,揭示了法兰西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的根源,但这不等同于狄更斯赞同革命暴力。因为在读者面前呈现的革命后的情形,不是“互敬互爱,彼此谅解”而是骚乱、恐怖、血色和不安。那些推翻统治阶级的手,一夜之间又变得疯狂而具破坏力。作者在最后又以普罗斯小姐与德发日太太的搏斗象征人道主义与暴力短兵相接的较量,以德发日太太的死去象征人道主义对暴力的胜利。所以,狄更斯在表达对现实不满与批评的同时,也极力宣扬了对敌对阶级的“仁爱之心”,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因为他在暴露革命过程中的阴暗面时是真实的。他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广大贫民能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生活,也认识到法兰西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他反对暴力,反对血腥屠杀,所以说,狄更斯对待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全然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观察社会问题,也正因为过多人道主义立场去思考,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但又要求在人道的范围适可而止;肯定革命的初衷是消灭专制暴政,维护人道,但又认为革命的过程太过残酷。

总之,狄更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虚构故事中,表现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革命的种种困惑:革命因反动统治的不人道而爆发,以正义的面目出现,然而革命亦以暴力的形式反抗暴力,甚至殃及无辜,本身又有不人道的成分。所以,在狄更斯看来,无论是革命或反革命,丧失了“人道主义”立足点,都会失去人心,导致历史循环。

老舍是带着北京市民社会的血泪人生走进文学的。老舍文学成功地表现了北京市民社会在近代以来沉沦蜕变中生活和生命的变迁。当时正值革命文学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整个文坛充斥着政治,革命,斗争这些重大严肃的文学题旨,但是老舍对五四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缺乏足够的理性与情感认同,对以暴力革命改革社会制度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在他创作的前期阶段,他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更多的描写了社会下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而没有涉及到革命题材。对此,他曾自己解释了为什么不写“如何革命”的原因,其中有两点就是:(1)对当时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的“革命文学”有些反感;(2)是自己只模糊地知道一点革命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当然,我们也发现,受狄更斯等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以及他满族出身,社会下层的穷苦生活体验也是老舍长期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

但是,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如果说在他的创作前期,他和狄更斯一样,作为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常常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伟大揭露者,另一方面,又是阶级调和的幼稚探索者。”那么到了后期,当抗战的烽火燃起,民族面临毁灭时,老舍带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

爱毅然抛家舍子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这一点,老舍后期大量的抗战作品及宣扬新中国的作品可以窥见一斑,这显然与狄更斯对革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三)创作情节上的悲喜剧

在相同的人道主义思想下,狄更斯和老舍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这从两人创作情节的安排上可以看出。狄更斯的个性中有十分强烈的乐观主义思想,所以其作品中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惜以违背现实,编造美好结局。而在这一点上,老舍的作品大不相同。从本质上说,老舍的个性是十分悲观的。

狄更斯为了表现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惩恶扬善,使好人有好报,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情节安排上狄更斯不惜抛开任何格套,想要多少巧合就安排多少巧合。《双城记》中卡顿与达内的长相相似,应该也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巧合,为最后让善良的露茜和达内得到幸福,也为了通过卡顿的牺牲呈现作者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而这种“苦难—转折—幸福”的模式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绝非偶然所致,这恰恰是作者极端乐观的人道主义的反复演绎。

在这一问题上,老舍反对在创作中采取“适可而止与报喜不报忧”的态度。他要“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他关心人的命运,他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他认识到悲剧的表现力量,所以能够用悲剧而非喜剧来表现人物的命运,加强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力

度。

总之,在思想意识上,狄更斯和老舍都以同情的眼光观察他所处的社会种种不幸,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描摹着这一切。但是老舍的作品往往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幽默的外表下深藏着作家复杂而忧郁的感情,他的作品鲜有狄更斯式的大团圆结局,而人物往往以悲剧收场。这正是与充满幻想,反对革命暴力,信奉善与恶能握手言欢的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 [法]丹纳. 狄更斯评论集[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2] [英]狄更斯. 双城记[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3] 凤 媛. 论老舍前期人道主义[J]. 民族文学研究, 2004(1).

[4] 吴 敏. <双城记>:人道主义的“谴责”与“幻想”[J]. 嘉兴学院学报, 2004(11).

[5] 吴小美, 古世仓. 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J]. 文学评论, 2004(2).

[6] 杨婷凤. 论老舍和狄更斯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3).

The Comparison on Humanism Thoughts in Dickens and LaoShe's Writing

LU Li-ping

(Hun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llege, Yongzhou 425006, China)

Abstract On the principle of critical realism, both Dickens and LaoShe show great sympathy to the miserable destinies of the grass-roots and embody the thoughts of humanism.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source of their humanism thoughts, the author tries to seek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umanism thoughts in Dickens and LaoShe's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feature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revolution.

Key words Dickens Lao She humanism